

域外小说新译丛书

YUWAIXIAOSHUO

彩虹梦

(日)森村诚一著

文洁若 译



彩虹梦

(日)森村诚一著

文洁若 译

彩虹梦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文洁若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）

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 3/8插页4 字数160,000

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06-1004-X/I·915

定价：11.00元

前 言

1982年在经日本文部省正式审定的教科书中，“侵略”被轻描淡写地改成“进出”了。这一偷天换日之举在亚太地区引起轩然大波。

同年9月下旬，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，访问了哈尔滨、长春和沈阳。在长春勾留期间，他参观了原日本关东军100号细菌部队的旧址和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资料展览”，深入了解了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。他还会见了当年受七三一部队残害而幸存的四个人，从被害者的角度重新验证了他在长篇小说《恶魔的盛宴》一书的正篇和续篇中根据加害者的证词所做的描绘。

回国后，他在《读卖新闻》（10月14—15日）上发表的《访〈恶魔的盛宴〉的现场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新中国而忙碌着。但是，只要和他们深入地谈谈，你就会了解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创

伤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他们心上和中国的土地上。当我写完小说《恶魔的盛宴》后，日本有些人骂我是‘国贼’和‘不是日本人’，说我向世界揭露了日本的耻辱。一旦发现我在书中误用了照片，这种指责就变本加厉了。

“七三一部队对中国犯下的罪行是有目共睹、确凿无疑的。我去现场观看以后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。我相信，掩饰日本过去犯的错误，是不可能同过去的受害者——近邻的各国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的。现在每个日本人都要在对待我国所犯错误的问题上作出抉择：要么深刻地反省，认清这种错误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；要么玩弄欺骗手法，把‘侵犯’篡改为‘进出’。我选择了前者。”

森村诚一是中国读者熟悉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家。除了《恶魔的盛宴》（另有两种中译本译作《食人魔窟》、《魔鬼的乐园》），他的《人性的证明》、《野性的证明》、《花的尸骸》、《大城市》等作品早已译成中文，颇受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他于1933年生在日本埼玉县，毕业于青山学院大学。他曾在饭店里工作过10年，1969年因《高层的死角》获得江户川乱步奖，从此走上文坛。1973年他的《腐蚀的构造》获推理作家协会奖。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，他的《青春的源流》、《社奴》、《银河铁道杀人事件》、《从神借来的沙漠》、《垂直的死海》、《社贼》、《暗渠的牧场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。

《彩虹梦》是森村诚一的新作，原名《白夜彩虹》，出版于1987年。原书附有一段“作者的话”：

“当女人以肉体为武器爬到彩虹顶上时，她从那儿究竟眺望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色呢？一心一意要飞黄腾达的这个女子，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掩盖得天衣无缝。但真相毕露后，她看到了什么样的地狱图景呢？她一时获得的荣华富贵灿烂得有如一道七色彩虹。当彩虹消失得无影无踪时，她一落千丈了。这是用推理小说的形式写的当代的一个曾一步登天的女子的故事。她的结局是悲惨的，但更残酷的还是她身上那种本质的东西。这也正是我所要描述的。”

森村诚一曾为《恶魔的盛宴》中译本写了《致中国读者》一文，其中说：“我从事创作，主旨在于揭露社会的弊端，并追求人生的真谛。”这句话完全可以适用于《彩虹梦》。女主人公江梨子利用天生丽质任意玩弄男人，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一再杀人，其手段之毒辣令人难以想象。而那个译名“总理”、靠拾剩饭度日的老流浪者，却为了急公好义而送了命。这两个人在书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作者的语言鲜明流畅，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栩栩如生，对人物的刻画也很细腻；作品情节紧张，一环扣一环，颇能引人入胜。此作对认识当前的日本社会有一定价值。

文洁若

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

目 次

前言	1
序曲	1
七夕聚会	15
全部完蛋了的常客	40
完全的自由	55
“总理”的墓碑	63
遭到报复的受训者	85
暗自侦查	106
最后一个窝	129
赞助者蓄意杀人	156
成年妇女的残香	162
俯瞰供花	171
文殊的臆测	199
猫儿捡拾的物品	206

DK64/12

爱的证明	213
乘船驶向情海	226
妖媚的孔雀	242
衔接起来的关系图	254
来自过去的声音	262
铁证如山	275
毫无保障的自由	286

序 曲

1

妻子是一年前才取得驾驶执照的，但经她一央求，他让她去掌握方向盘了，这就铸成了大错。一般说来，女子的反射神经比男子迟钝，不适宜开车。越是只在教练场里跑过车的、刚刚出师的女司机，越想试试身手。取得执照后一年左右正是开车瘾最大的时期。

但是贴有嫩叶标志^①的期间，也许本人也当心的关系，事故少得出乎意料。最危险的是约莫一年后快要摘掉嫩叶标志的时期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就萌生了自满情绪，原先的那种紧张已消失殆尽。

倘若车子的性能好，足以弥补技术的不熟练，这就

^① 嫩叶标志也叫初学者标志。拿到驾驶执照后不出一年的人，根据“道路交通法”，必须在车前车后各张贴一个浅黄和淡绿参半的标志，状似嫩叶，故名。

越发滋长了自满情绪。但是优秀的性能掩盖着危险的爪子，这是不成熟的技术所驾驭不了的。车子平素间戴着顺从的假面具，使车主觉察不到这一事实。

这不是周末，交通量少，他便放松了警惕，听凭妻子掌握方向盘。这是全家人驱车旅行回来的路上。做丈夫的觉得速度太快了些，但看不到迎面有车开来，所以就没吭气。正开车时，要是旁边有人多嘴，就会觉得不愉快，弄得畏首畏尾，反倒危险。

起初是随着车流行驶，逐渐地就超起车来。有时一连超两三辆车。妻子过于自信，以为这说明自己的技术高明，好象觉得非常有趣。

她的技术确实在提高，但仅止在小技巧方面，而随机应变的本事却还不过硬。

越是不晓得车子的魔性和驾驶危险的人，越过分相信自己在小技巧方面的能耐，而开飞车，玩弄车与速度者，迟早会遭到报复。

妻子一口气就超过了贴着嫩叶标志的卡罗拉型小轿车^①（它摇摇晃晃地跑着），随即踩了油门。笔直的道路延续了好一阵子，前面连车影儿也没有。妻子被速度感陶醉了。

坐在前座的丈夫也舒了口气。眼下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危险的因素。女儿大概在后座上打盹儿呢。

① 卡罗拉型小轿车是丰田汽车公司制造的一种中档车。

恶魔潜藏在路旁。突然有什么东西遮住了前方的视野。一瞬间，不知跳出了什么，只是觉察出了危险。倘若丈夫在开车，完全可以避开它。那是小孩淘气，往车前扔了个空罐头盒。

但是经验不足的妻子惊慌了。这样的场面，她既没体验过，也未预料到。她确信道路和车子都是为她而准备的。

她一慌，就踩了油门。非但没有减速，反而越开越快，她就愈益昏头昏脑地踩油门。自动装置的车，一旦把油门踩到底，档就会自动地挂上。就这样，猛烈地加速后，她将方向盘使劲一扳。

她忘记了“速度加一倍，方向盘轻扶”这个原则。刹那间，方向盘发挥了威力，车子一下子冲到逆行线上。一辆小轿车正迎面驶来。对方已经觉察出他们的车子不对头，所以减了速，但彼此的距离太近了。

对面的车想躲开，把方向盘往左边一转，但来不及躲了，两辆车的车头相撞，象是扭在一起了似的。

2

“小组的伙伴们邀我这个星期天和他们一道坐汽车去兜风，可我一个人心里不大踏实。你陪我去好吗？”

同窗生君冈江梨子对贝塚真美说。真美并不喜欢江

梨子这种派头的人，但两个人过不久就要成为一家人，从此以“姐妹”相称了，所以不便冷冷淡淡地拒绝。

“我求求你啦。他们个个都挺好的，你准会认为幸亏来了。他们说，我要是不干，就取消这个计划。假若你来了，大家都会高兴的。”

君冈看到真美不怎么起劲，就热切地劝说着。

“可我完全不认识他们，我这样的人要是去了，反而会扫大家的兴。”

“不要紧的，还有我哪。而且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君冈抿着嘴轻声地笑起来。

“而且什么呀？”

真美嘀咕着她究竟笑些什么。

“大家都知道你。”

“知道我？”

“谁要是不知道你这个校花，那就太不够格儿啦。”

“多讨厌，别叫我什么校花了。因为你没参加竞选嘛。”

真美表示自谦，心里却美滋滋的。每年秋季的文化节^①那一天，都要举行“大学校花竞选”，朋友背着真美替她应征，竟然光荣地当选了。

但是，正如真美所说，倘若君冈参加了竞选，说不

① 十一月三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，1927年定为明治节，1948年废止。后来把这一天定为文化节。

定校花就轮不到她去当了。真美具有一种含蓄的美，发出的光辉象是间接照明；君冈却象一大朵灿烂的花，在直接照明中发挥她的天生丽质。

真美原以为君冈必然会参加竞选，所以当自己已经别人推荐而当选时，与其说是感到高兴，不如说是出乎意料。

“听说你要来，大家都高兴着呢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你不来，我的面子就算是丢尽了。”

君冈说到这个程度，弄得她无法回绝了。况且，不论从哪方面来说，眼下她都不愿得罪君冈。

到了那一天，她被君冈带到约好的地点，她那些“小组的伙伴们”早已等候着了。那个管驾驶的，竟然不合学生身份地开来了一辆BMW^①牌的轿车。

左不过是父母的车吧，哪里象是年轻人，完全是在摆阔，令人厌烦。一道来的两个伙伴也没有男子汉气概，看来一心一意追求的是穿款式新颖的衣服。他们分别做了自我介绍，驾驶员姓川村，另外两个是高井和青野。

他们恐怕个个都是从附属中学象乘电梯似的升上来的，是在大学里只挂个名儿，靠父母的钱游手好闲的“游学生”。

① BMW是西德巴伐利亚省生产的高级轿车，每辆的价格达15000美元以上，驾驶这样的车能显示车主的身份。

他们对真美表示欢迎，却用露骨的品评的眼光打量着她。她一想到要跟这帮人挨着身子挤在狭窄的车厢里去兜风，心情就更郁闷了，但事到如今也不便回去。她寻思哪怕有他陪着也好哇，然而已是马后炮了。

关于他的事，她还不曾告诉过任何人。君冈自然也不知道。她绝不想让君冈知道放在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一角的他的事。而且，倘若告诉了他，显然他会劝阻她参加那样的旅行。

“今天好好开开心吧。”

川村咧嘴笑着说。君冈补充介绍道，他是老铺旅馆老板的儿子，今天由他带队。

“喏，小姐，请上车。”

高井和青野象是怕真美逃走似的，把她夹在当中，带进后座。君冈理所当然般地坐到川村旁边的前座上。她戴上耳机，打开小型盒式收录机，听起音乐来。她和川村相互间态度亲狎，不难想象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。

真美一直认为君冈会和自己一道坐在后座的，所以心里有点嘀咕，但看到川村和君冈俨然是一对情侣，所以不便开腔。

出发前，川村叮嘱道：

“听着，你们可不许对全校所崇拜的公主做出无礼的举动。我从反光镜里可都看着哪。”

青野用卑屈的口吻说：

“大哥，我们不会做那样不恭敬的事。要遭报应，尖儿会弄弯了的。”

高井用女人的口气逗笑道：

“你在公主面前说这样下流的话，就真会弄弯了哩。”

除了真美，大家哄然大笑。那恰似共犯者的笑声。

BMW才不管真美噤不噤咕，照样出发了。川村的驾驶技术很熟练，与其说是为了急驰，不如说是为了炫耀。他把并排的毫不起眼的车子当作垃圾似的拨拉开，如光似电地赶到前面去。

有的车不甘落后，竟来挑战，但在BMW那良好的性能和川村的高超技术面前，旋即一败涂地，惟有咬牙切齿地目送宛如流星那样遥遥领先的BMW的后影。

出色的还不仅仅是车子的性能和驾驶员的本领。一起乘车的女子的美貌也凌驾于其他车子之上。

在超车之前，川村先和其他车子并行一阵子，及至将坐在自己这辆车里的女子显示够了，再一口气加快速度。这种孩子气的手法似乎使他产生一种幼稚的优越感。

真美不大清楚车子在哪儿奔驰。以车子的颠簸打掩护，坐在两边的高井和青野伸手摸她的身子，她若无其事地拼命躲闪着，别的都顾不得了。

按说川村从反光镜里是看得见他们那不自然的动作的，但他只是嗤笑着，什么也不说。他自己也边驾驶边和君冈狎昵着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太阳已经落了，车子沿着山沟里的路急驰着。

“我该回去啦。”

真美催促着要回去。

“穿过这座山，就是东名高速公路。从那儿只消半个小时就到东京啦。”

川村以纯熟的口吻说。话音落后不出几分钟，车子就在山窝里停住了，停得很是突兀。

川村装腔作势地咂了咂嘴。其他人死气沉沉地一声不响。这是荒凉的山间，完全看不到人家灯火。

真美沉闷得憋不住了，便问道：

“怎么啦？”

川村以开玩笑般的口吻说：

“好象出毛病啦。”

“修不好吗？”

真美越发不安了。车子在这样的山里抛锚了，如何是好呢？

“这是进口车。一旦出了毛病，我们可没本事修。”

川村嘴上虽这么说，好象也并不觉得怎么为难。

青野异想天开地说：

“没办法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露宿吧。”

“我可怎么办呢？”

真美发出了几乎快要哭出来的声音。她真恨不得哭上一场。跟这帮来路不明的家伙在荒凉的山里共度一夜，光想一想就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一个晚上算什么呀。我可以证明你不在现场。”

君冈用毋宁是幸灾乐祸的口吻说。她在摆弄手里的盒式收录机。

“要是决定这样做，咱们就相互搂抱着睡吧，因为夜里冷嘛。”

高井流里流气地说。真美这才恍然大悟：所谓车子出了故障，是一派谎言。

在公路上肆意奔驰的高性能轿车，怎么可能轻易就出故障了呢。他们是早就计划好了的。

但是真美还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坏招儿。由于同性的君冈也在场，她就掉以轻心了。她只不过认为，他们是因为想在山中露宿而故弄玄虚。

川村说：

“咱们下车吧。”

真美以殊死的决心问道：

“车子，究竟是哪儿出了毛病？”

川村用不负责任的口气回答道：

“唔，多半是电气系统吧。”